



PENGUIN CLASSICS



企 鵝 经 典

流浪的星星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袁筱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流浪的星星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袁筱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的星星/(法)勒克莱齐奥著;袁筱一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246-9


I. ①流… II. ①勒…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406 号



Copyright © Editions Grasset 1992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097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曹晴
封面设计:丁威静

流浪的星星

〔法〕勒克莱齐奥 著
袁筱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 售 处 经 销 利 丰 雅 高 印 刷 (深 圳)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6,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46-9/I·4151 定价:29.00元



J. M. G. LE CLÉZIO

ÉTOILE ERRANTE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艾莲娜	1
艾斯苔尔	95
蔡玛	157
太阳的孩子	209
伊丽莎白	237

去历史化的历史 玛利亚·达·孔赛乔·卡罗

艾 莲 娜

圣马丁·威苏比亚，一九四三年夏

只要听见水声，她就知道冬日已尽。冬天，雪覆盖了整个村庄，房顶、草坪一片皑皑。檐下结满了冰棱。随后太阳开始照耀，冰雪融化，水一滴滴地沿着房椽，沿着侧梁，沿着树枝滴落下来，汇聚成溪，小溪再汇聚成河，沿着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欢舞雀跃，倾泻而下。

也许正是这水声唤起了她最古老的记忆。她想起了在山间度过的第一个冬天，还有春天的水声叮咚。是什么时候了呢，她走在爸爸妈妈的中间，就在这村中的小路上，他们拉着她的手。她的一只胳膊简直有点吊，因为爸爸是那么高。而水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流淌下来，一路奏着叮叮咚咚的音乐，潺潺流转。每次她忆起这片场景，她总是想笑，因为那是一种轻柔而略略有点异样的声音，宛如轻抚。是的，她那会儿确实笑了，就在她爸爸妈妈中间，那水滴，那小河回应着她的笑声，一滑而过，一路流去……

而今天，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可她从来没有到坡顶去过，因为据说那儿有蛇。她在田边走了一小会儿，只一会儿，为了感受一下泥土的清香，还有那摩挲着唇际的草尖。有些地方草高极了，完全淹没了她的身子。她十三岁，她叫艾莲娜·格莱芙，但是她的父亲总是叫她艾斯苔尔。

六月初，学校关了门，因为老师塞利曼病了。原本还有个老师，亨

里齐·费恩，专门在早上给学生上课的，可是他不愿意一个人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已开始的假期似乎会有点嫌长。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眼看着他们的假期以死亡而告终。

每天早晨，太阳一升起来，孩子们就全都匆匆忙忙地出了门，直到中饭时间才会回家，然后搁下饭碗再跑，在田间追逐嬉闹，或是在村里的小路上玩球，那只用自行车车胎皮补了好几次的破球。

夏季刚刚开始，大部分孩子就已经像个野人了，脸、手、腿全都被太阳晒成了赤褐色的，头发上沾满了草棍，衣服也扯得破破烂烂，土迹斑斑。艾斯苔尔很喜欢在每天早上和这群孩子一道跑出去，塞利曼先生的班级倾巢出动，男孩、女孩，犹太孩子和村里的孩子，全混在一起，个个都那么喧闹吵闹，衣衫褴褛。一大早，她就和他们奔跑在还很清凉的村路上，接着，他们穿过大广场，激起一片狗吠，还有坐在那里晒太阳的老人的抱怨声。小溪穿街而过，他们就沿着街衢往河的方向奔去，穿过截断河流的田野，一直跑到村里的墓地那儿。太阳烈的时候，他们就在冰凉的激流里洗澡。男孩子就留在原处，女孩子则溯流而上，躲在大块的岩石后面。但是她们知道男孩子还是会穿过荆棘尾随而来，偷看她们，而她们总是发出尖叫，把水往他们身上乱泼一气。

艾斯苔尔是所有的女孩子中最疯的一个，她的黑色鬈发剪得很短，脸被晒成赤褐色，每回她母亲看见她回来吃饭，总是会对她说：“艾斯苔尔，你简直像个茨冈人！”她父亲倒是很喜欢她这样，他用西班牙语叫着她的名字：“艾斯苔利塔，小星星。”

是她父亲第一次带她去看村庄上方的那块草地，就在激流的上游。稍远处，有一条公路通往山峦和松林，但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加斯帕里尼说冬天会有狼群在松林中出没，说如果在夜里仔细听，就能听见狼在嚎叫，远远的。可是艾斯苔尔夜里躺在床上听过，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狼嚎，也许是水声太响了，小溪一直在村道中间流淌着，从来没有间断过。

有一天，那还是夏季来临以前，她父亲一直把她领到山谷的进口，在那里，小河变成了一股蓝色的水流，在岩石间跳来跳去。山谷的两边耸立着高高的山脉，仿佛城墙，覆满了森林。她父亲指着山谷深处，指着那乱糟糟的层峦叠嶂对她说：“往那儿，就是意大利。”艾斯苔尔试着猜测山的另一边究竟有些什么：“意大利是不是很远？”她问。父亲就回答她说：“如果你能像鸟儿这样飞起来，你今天晚上就能到那里了。可是你需要走很长很长时间，也许要两天。”她真想做只小鸟，好当天就能飞到意大利。而自此之后，她的父亲再也没有跟她说过意大利，还有山那边的任何事情。

意大利人，人们只在村中看到过。他们住在终点旅馆，那是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在广场上就可以看到旅馆绿色的百叶窗。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旅馆里，在底层的饭厅聊天或是打牌。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会到广场上来，三两成群地，在广场上来回散步，都是士兵或者警察。孩子们总是低声嘲笑他们那种饰有鸡毛的帽子。而当艾斯苔尔和其他女孩子跑过，这些宪兵也和她们开句把玩笑，意大利语中夹杂几个法语词。每天，犹太人都得到旅馆前去排一次队，划个到，再核对一下配给证。每回艾斯苔尔都陪着她的妈妈和爸爸。他们一起走进阴暗的大厅。宪兵在门口放了一张饭店的桌子，每个进门的人报了自己的名字后，他们就在名单上圈个圈。

但是，艾斯苔尔的父亲并不恨意大利人。他说他们没有德国人那么坏。有一天，在艾斯苔尔家厨房召开的一次会上，有人说了意大利人的坏话，她父亲还发了火：“闭嘴，”他说，“在利比埃尔省长下令要把我们交给德国人的时候，正是他们救了我们。”但是他几乎闭口不提战争，是的，对这一切，他都几乎闭口不提：对犹太人，因为他不信犹太教，他是共产党人。塞利曼先生提出要把艾斯苔尔送到村庄上方的小木屋里去接受宗教教育时，她的父亲拒绝了，而村里的犹太孩子几乎每晚都去。于是她遭到了其他孩子的嘲笑，他们冲着她叫：goy，就是异教徒

的意思。他们还叫她“共产党”！艾斯苔尔就和他们打架。可是她父亲就是不肯让步。他只是说：“随他们说去好了，他们比你忘得还快。”果然，塞利曼先生班上的孩子很快忘记了这些，他们不再喊她“异教徒”或是“共产党”了。而且，别的孩子中也有不去参加宗教训导的，像加斯帕里尼，或者像特里斯当，特里斯当有一半英国血统，而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一个有着一头褐色头发，并且总是戴着大大的帽子的美丽妇人。

艾斯苔尔很喜欢亨里齐·费恩先生，那是为着钢琴的缘故。他住在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楼的底层，就在广场的低处，通往坟墓的那条街上。这不是一座漂亮的住宅，甚至看起来有点阴森，因为宅子废弃的花园长满了乌鸦草，而小楼的百叶窗也总是紧闭着。亨里齐·费恩先生不上课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他的厨房里弹钢琴。这是村中唯一的一架钢琴，甚至是一直到尼斯或蒙特卡洛这一带山区的唯一一架钢琴。据说意大利人刚刚在旅馆住下的时候，那个叫做蒙多罗尼，爱好音乐的宪兵队长曾想把钢琴搬到他们的饭厅里。但是费恩先生说：“你们可以把钢琴搬走，因为你们是胜利者。不过你们要明白，我绝对不会到那里去为你们演奏的。”

他从不为任何人演奏。他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座破败的房子里，有些个下午，艾斯苔尔经过那里时，可以听见从厨房的门缝里飘出的音乐声。那是一种如同春天的涓涓细流的声音，柔和，轻盈，莺莺流转，从四面八方同时流溢出来。艾斯苔尔总是会停下来，在栅栏附近侧耳倾听。曲子一结束，她就飞一般地溜走了，她怕被他看见。有一天，她和母亲谈到了钢琴的事情，她母亲才告诉她说费恩先生战前曾经是维也纳的著名钢琴家。晚上，他在大厅里开音乐会，夫人们穿着晚礼服，先生们则穿着黑色燕尾服。德国人入侵奥地利，他们把所有犹太人都关进监狱，他们带走了费恩先生的妻子，而费恩先生却得以逃脱。但是从那天起，他就不愿意为任何人演奏了。他到村里来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钢

琴。他从海边某地买了一架，装在小卡车里运来，用防雨布遮得严严实实的，然后他就把钢琴放到了他的厨房里。

现在艾斯苔尔知道了这一切，她勉强敢靠近栅栏了。她听着这些音符柔和地流淌出来，她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忧伤的东西，那种叫人泪盈双眼的忧伤。

这一天，天气热极了，村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沉睡，可艾斯苔尔一直跑到费恩先生的房前才停下。在园子里，有一棵大桑树。艾斯苔尔紧紧抓住栅栏，翻上墙头，躲在桑树荫下。通过厨房的窗，她看见了费恩先生侧倾在钢琴上的身影。象牙色的琴键在幽暗的光线中闪闪发光。音符流泻，似乎停顿犹豫着，又重新滑出来，那仿佛是一种语言，仿佛费恩先生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该从哪儿开始。艾斯苔尔用尽了一切气力在朝里看，一直看到眼睛都痛了。而演奏这才真正地开始，曲子突然从钢琴里迸出来，随即盈满了整个屋子、花园，还有街衢，用它的力量，它的秩序侵满一切空间，然后它变得柔和，神秘。现在它跳跃着，如同溪流里的水花四处飞溅，它径直往天空的中心飞去，直入云霄，与天光交融混杂。它跃入所有的山峦，循溯到两条激流的源头，它有着河流的力量。

艾斯苔尔紧紧抓着了生了锈的栏杆，倾听着费恩先生的语言。现在，他不再是学校里授课的老师。他在讲述一些奇异的故事，一些她无法记住的故事，就像梦。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是那么自由，没有战争，没有德国人也没有意大利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感到害怕，可以让生活停滞。但是，它们也是忧伤的，然后曲子渐渐缓下来，犹在询问。有一些时刻，仿佛一切都被摧毁了，一切都裂成碎片。最后是一片沉寂。

音乐声再度响起，艾斯苔尔仔仔细细地听着，每一句从琴键下不经意间流淌出来的话语。她生命里从来没有过如此重要的东西，除了在有些时候，她母亲唱一支歌，或是她父亲给她读她喜欢听的故事的时候，就好像她听到匹克威克先生进了伦敦监狱或者尼古拉·尼可比见到了他的舅舅。

艾斯苔尔推开栅栏，穿过花园。她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就走进了

厨房，一直走到钢琴前。她注视着，在一个老人神经质般的十指下，每个象牙色的琴键深深地陷下去，准确，有力，她仔细地倾听着每一句话语。

突然，费恩先生停下了，一片寂静，沉重而难以忍受。艾斯苔尔不禁向后退去，费恩先生转向她。阳光照在他那张苍白的脸，还有他那略显滑稽的山羊胡子。

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艾莲娜。”艾斯苔尔回答道。

“那好，进来吧。”

一切都那么自然，好像他原本就认得这个小女孩似的。

然后他重新开始演奏，不再顾她。她就站在钢琴旁听着，连呼吸都不敢。她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音乐。在幽暗的光线之中，黑色的钢琴抹去了一切。老人纤长的手指在琴键上奔忙，停下，再出发。时不时的，费恩先生翻寻着他的那堆簿子，上面记的都是些神秘的名字。

钢琴奏鸣曲

冯·W.A. 莫扎特

泽尼

钢琴速度练习曲，636 段

贝多芬

第二奏鸣曲，莫茨考维斯基演奏

李斯特

钢琴曲，作品四

巴赫

英国组曲，4—6

他转向艾斯苔尔：

“你想弹吗？”

艾斯苔尔惊奇地看着他。

“可我不会。”

他耸耸肩。

“这没有关系。来试试，看我的手指是怎么动的。”

他让她在琴凳上坐下，靠着。他的手指在琴键上奔忙的方式奇特极了，宛如一只消瘦而神经质的动物。

艾斯苔尔试着模仿他，令她感到大大吃惊的是她居然能够模仿成功。

“你知道了吧，这很简单。现在，把另一只手也拿上来。”

他和着她，看上去很耐心。

“好，得给你上上课，这样也许你就真正会弹了。但这是一项工作。试试和弦。”

他将艾斯苔尔的手指放好，分开。他自己有着一双修长、细腻的手，不是那种老人的手，而是那么年轻、有力的一双手，甚至可以看得见筋脉的流动。和弦的声音绽放出来，神奇极了。在小女孩的指下颤震着，一直震到她的心里。

上完课，费恩先生兴奋地在平放在钢琴上的一大扎纸里翻着。然后他抽出一张，递给艾斯苔尔。

“你得学会识记音谱。等你学会了就来找我。”

从那天开始，只要抽得出身，艾斯苔尔每个下午都去。她推开宅子的栅栏，悄无声息地走进费恩先生的厨房，费恩先生则在弹奏。在某一时刻，尽管没有转过头，费恩先生还是知道她来了。他会说：“进来，坐吧。”